



春秋集傳卷十三

僖公下

戊二十有七年

春杞子來朝

左傳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

○夏六月庚

寅齊侯昭卒

左傳夏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

○秋八月乙未葬齊

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左傳秋入杞責無禮也

○冬楚人

陳侯

穆蔡侯

莊鄭伯

文許男圍宋

左傳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

終朝而畢不教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

杞朝
杞

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
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
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
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
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
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卻
縠將中軍卻縠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
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
荀林父御戎魏犢為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
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
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
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
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
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成
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自旦至食時為朝子文
將傳政於子玉故畧其事為賈即伯贏孫叔敖父也魯
與楚伐齊取谷楚使申公叔侯成穀逼齊孤毛偃之兄
欒枝即貞子先軫且居之父荀林父荀庚之父後為中
行氏魏犢畢萬之孫未安居無義則苟生也未宣用
信未達於行事也明徵明定其貴賤也音釋薦音委

于孟叔休 四序耕 口宋四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楚稱人貶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非有篡弒之

惡楚人無故摟諸侯以圍之何名也故黜而稱人以

著其罪諸侯信夷狄伐中國獨無貶乎人楚子所以

人諸侯也公與楚結好故往會盟其地以宋者宋方

見圍無嫌於與盟而公之罪亦著矣信音申

己丑二十有八年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左傳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

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

晉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
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
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

喜

按左氏初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至是
侵曹伐衛再稱晉侯者譏復怨也春秋之時用兵者
非懷私復怨則利人土地耳詩云百爾君子不知德
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不忮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
慾然後貪憤之兵亡矣或曰曹衛背華即夷於是乎
致武奚為不可曰楚人樓諸侯以圍宋陳蔡鄭許舉
兵而同會魯公與會而同盟楚雖得曹新昏於衛然
其君不在會其師不與圍以方諸國不猶愈乎又况
衛已請盟而晉人弗之許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
有容德乃大文公能忍於奄豎里鳧須矣何獨不能

晉以休秦 札甲
休楚次 召陵 受休 救齊

忍於曹衛乎再稱晉侯者甚之也下書楚人救衛則
譏晉深矣春秋責備賢者而樂與人改過責備賢者
故再稱晉侯樂與人改過故衛已請盟不當拒而絕
之也鳧音 扶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左傳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

按左氏買為楚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買
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內殺大夫稱刺者若曰
刺審其情與眾棄之而專殺之罪則一耳周官有三
刺一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刺

喜
春秋集傳卷之三
三
明

未有書其故者而以不卒戍刺之則知買為無罪矣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
士可以徒今乃殺無罪之主將以苟說於強國於是
乎不君矣故特書其故以貶之也

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共昇宋人

左傳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尺諸城上晉侯患之聽
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
棺而出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
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
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犇顛頤怒曰勞之不圖報
於何有藝僖負羈氏魏犇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
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犇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
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頤以徇于
師立舟之橋以為戒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
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

休比印 會戶休陳

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
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
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昇宋人
輿衆也揚言師止於曹墓發其塚軒大夫車也獻狀令
乘軒者獻其所以在位之功狀籍之告楚謂使齊秦為
宋請必不許謂楚不從齊秦之請則齊秦喜得宋賂而
怒楚之頑
必自戰也

古者觀文匿武修其訓典序成而不至於是乎有攻
伐之兵故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
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曹伯羸
者宋狎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修詞令遽入其國既
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
昇宋人譎矣雖一戰勝楚遂主夏盟舉動不中於禮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一 宣公八年 晉侯圍曹 明

亦多矣徒亂人上下之分無君臣之禮其功雖多道不足尚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

文之事者如莫賦詩齊晉文不伐陸公其國趙

夏四月己巳晉侯伐齊師昭宋師成秦師穆及楚人成

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左傳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

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

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

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

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芬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

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

教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

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

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

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

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

讐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

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

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

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

老豈在父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

背惠食言以亢其讐我曲楚直其眾素飽不可謂老我

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

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

歸父崔天秦小子勲次于城濮楚師背衛而舍晉侯患

成

穆

及

楚

人

成

戰

于

城

濮

楚

師

敗

績

左

傳

楚

子

入

居

于

申

昭

宋

師

成

秦

師

穆

及

楚

人

成

戰

于

城

濮

楚

師

敗

績

左

傳

楚

昭

宋

師

成

秦

師

穆

及

楚

人

成

戰

于

城

濮

楚

師

敗

績

左

傳

楚

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
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
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
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溱
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
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
穀及癸酉而還。○楚使申叔戌穀。伯楚楚大夫。越椒讒
慝。謂為賈曾。有過三百乘。不能入之。言楚有左右廣廣
十五乘。楚上左西廣。即右廣。非精卒也。東宮太子之甲
兵也。若敖子玉之祖。謂子玉宗人之兵。六卒六百人。也
三十里為一舍。鄗丘陵也。原高平也。每每美也。喻當舍
楚惠貞子欒枝也。設二旆而退。毛將上軍。偽若大將少
却以誘之。技將下軍。曳柴起塵。詐為衆走也。館舍也。穀
食。楚軍谷三日。音釋。楚音墳。每音梅。監音古。鞮音現。鞞
音印。鞞音判。

楚稱人貶也。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當是時。晉師
避楚三舍。請戰者得臣也。而經之書及何以在。晉得

臣雖從晉師。然初告於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
釋宋之圍。是未有必戰之意也。及先軫獻謀。許曹衛
以攜其黨。拘宛春以激其怒。而後得臣之意決矣。故
楚雖請戰。而及在晉侯。誅其意也。荆楚恃強。憑陵諸
夏。滅黃而霸王不能恤。敗徐于婁林。而諸大夫不能
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今又成穀。逼
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敗。則
民其被髮左衽矣。宜有美辭。稱揚其績。而春秋所書
如此。其畧何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
其利。文公一戰勝楚。遂主夏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

城下 鄗陵

城黃 敗徐

作亦 作書 城下
取谷 石宋 受書 作亦

道義則三王之罪人也。知此說則曾西不為管仲而

仲尼孟子雖老于行而不悔其有以夫。

楚殺其大夫得臣。左傳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

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

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焉呂臣實為令尹奉已

而已不在民矣○子西闔宜申子玉之族孫伯即大心

子玉之子申息二邑名言二邑子弟皆從子玉而死

按左氏晉師既克曹衛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

使子玉去宋曰晉侯在外十九年而果得晉國險阻

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

其害其可廢乎子玉使伯焚請戰楚子怒少與之師

惟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而不止也子玉

從晉師文公退三舍辟之楚眾欲止子玉不可戰于

城濮楚師敗績夫得臣信有罪矣而楚子知其不可

敵不能使之勿敵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

師為重而棄其將以與之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

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仲尼書鄭棄其師與楚

殺得臣之事觀之可為來世之永鑒矣

衛侯出奔楚

諸侯失國出奔未有不名者衛侯何以不名著文公

之罪也衛侯失守社稷背華即夷於文公何罪乎衛

喜

春秋左傳卷之三

七

兆

不許是塞其向善之心雖欲自新改轍而其道無由也高帝一封雍齒而功臣不競世祖燒棄文書而反側悉安使文公釋怨許衛結盟南向諸侯棄楚而歸晉矣忿不思難惟怨是圖必使衛侯竄身無所奔于荆蠻歸于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誰之咎也夫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鑿者乃能處大事文公欲主夏盟取威定霸而舉動煩擾若不勝任者惟鑿智自私而心不廣也春秋於衛侯失國出奔不以其罪名之而重文公之咎蓋端本議刑責備賢者之意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文齊侯 昭宋公 成蔡侯 莊鄭伯 文

衛子成莒子盟于踐土左傳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官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

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傳王用平禮也已酉王享禮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路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茲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逃王懸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鄉向同役指城濮戰役謂未戰前三月也用平禮用平王享晉文侯之禮諸侯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逃遠也糾繩治也出入三覲從來至去九三見王音釋鄉許亮反形音同茲音盧逃音踢

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削而不書何也周室東遷

所存者號與祭耳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晉文之
 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幾於改物實行天子之事
 此春秋之名實也與其名存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
 是故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
 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
 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道也而天
 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衛侯奔楚不書名者未絕
 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衛子者立以為君也此見聖
 人深罪晉文報怨行私專權自恣廢置諸侯之意

陳侯如會○公朝于王襄所

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朝乎廟禮也于外非禮也
 有虞氏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周制十有二年王乃
 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亦何必于京師于廟然後為
 禮乎古者天子巡狩于四方有常時諸侯朝于方嶽
 有常所其宮室道途可以預修故民不勞其供給調
 度可以預備故國不費今天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
 所則非其時與地矣自秦而後巡游無度至有長吏
 以倉卒不辦被誅民庶以煩勞不給生厭蓋春秋之
 義不行故也然則天子在是其可以不朝乎天子在
 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為非

而以王所非其所為貶正其本之意也

六月衛侯成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左傳或

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
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
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
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
扞牧圍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
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
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
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將守門以為使也與之
乘而入公子歆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
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歆
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叔武衛侯母弟即夷
叔先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養牛曰牧養馬
曰圉音釋

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何以名殺叔武也

叔武者衛侯之弟也晉文公有憾於衛侯而不釋怨
於是逐衛侯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
之不得反也於是已立乎其位治反衛侯衛侯得反
而疑其弟則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衛
侯不信其言終殺叔武是不念鞠子哀而以爭國為
心亂民彙滅天理其為罪大矣此其所以名也元咺
由是走之晉而訟其君然衛侯初歸則稱復再歸何
以不稱復乎春秋立法甚嚴而待人以恕鄭之初歸
雖殺叔武既名之矣猶意其或出於誤而能革也是
以稱復及其再歸又殺元咺及公子瑕則是終以爭

國為心長惡不悛無自艾之意矣是以不稱復其曰歸于衛者易詞也諸侯嗣故稱復者繼之也不稱復者絕之也而國非其國矣

陳侯欵卒○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文齊侯昭宋公成蔡侯莊鄭伯文陳子共

莒子邾子秦人穆于温左傳冬會于温討不服也天王襄狩于河陽

左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

按左氏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以尊周而全晉也啖助謂以常禮言之晉侯召君名義之罪人也其可訓乎

首上中遊于温河陽

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故夫子特書狩于河陽所謂原情為制以誠變禮者也夫踐土之會王實自往非晉罪也故為王諱而足矣温之會晉則有罪而其情順也故既為王諱之又為晉解之於以見春秋忠恕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晉人文執衛侯成歸之于京師左傳

衛侯與元咺訟審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

衛侯不勝殺士榮刑鍼莊子謂審俞忠而免之執衛侯

歸之于京師真諸深室審子職納橐籥焉○訟謂訟殺

叔武事也坐獄對理曰坐臣不宜與君對理故使莊子

代衛君坐又使武子為佐助士榮為獄官質正之職任

也橐籥也橐無底囊以籥置中轉迤獄中音釋鍼音乾

橐音托籥音占自晉於朝于南立公子

其

批明于却效
清公奔尸交咥奔咥歸

衛元咥自晉復歸于衛左傳元咥歸于衛立公子瑕

其言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詞也古者君臣無獄諸侯不專殺為臣執君故衛侯不名而元咥稱復大夫不世其稱復絕之也自晉者晉有奉焉因其力也歸者易詞以文公為之主故其歸無難而方伯之罪亦明矣是以執而稱人不得為伯討也

諸侯遂圍許之會晉侯有罪而其討也

諸侯比再會天子再至皆朝于王所而許獨不會以其不臣也故諸侯圍許按古者巡狩諸侯各朝于方嶽今法天子行幸三百里內亦皆問起居許距河陽

踐土近矣而可以不會乎其稱遂繼事之辭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左傳丁丑諸侯圍許曹侯有疾曹伯之堅

侯孺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偕命謂私許復曹衛時衛已復矣音釋孺音儒

曹伯襄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晉侯有疾使其豎侯孺貨筮史曰以曹為解晉侯恐於是反曹伯

夫以賂得國而春秋名之比於失地滅同姓之罪以此知聖人嚴於義利之別以正性命之理其說行而天下定矣豈曰小補之哉

友
事
金

五

喜
其

庚寅二十有九年

春介葛盧來

左傳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

公至自圍許○夏六月會王人晉人

文宋人齊人陳人

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左傳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

勲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

按左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

轅濤塗秦小子勲盟于翟泉則皆列國之貴大夫與

王子而公與會也其貶而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泉

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子虎於此下與列國盟是

謂也替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而於此上

王所翟泉
血齊翟泉

友如陳 遂休新

秋大雨雹

雹音

正其本之義也

勲音

盟王子虎是謂中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為大惡

諱公而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

正其本之義也

正蒙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

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和而散

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暄霾陰常散緩

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雹者戾氣也陰脅陽臣

侵君之象當是時僖公即位日父季氏世卿公子遂

專權政在大夫萌於此矣

暄音意 霾音埋

書

春秋集傳卷五

三

高

冬介葛盧來

左傳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開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

云問之而信

辛卯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左傳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

左氏曰晉人伐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

虞也遂侵齊詩不云乎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四夷交

侵所當攘斥晉文公若移圍鄭之師以伐之則方伯

連帥之職修矣上書狄侵齊下書圍鄭此直書其事

而義自見者也

秋衛成殺其大夫元咺

左傳晉侯使醫行酖衛侯寤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

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

賂周欵治厯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治殺元咺及

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將命周欵先入及門

遇疾而死治厯辭卿子適即瑕子儀瑕母弟服命服

卿服將入廟受命古者爵人必於祖廟音釋穀音角厯音鞠

元咺訟君為惡君歸則已出君出則已歸無人臣之

禮信有罪矣則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何也春秋之

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君子之道譬諸射失諸正鵠

反求諸已衛侯之躬無乃有闕蓋亦省德而內自訟

乎夫稱國以殺者君與大夫專殺之也衛侯在外其

而後入是志乎殺咺瑕者也。兵莫憐於志，鏖鄒為下。衛侯未入稱國以殺此，春秋誅意之效也。然則大臣何與焉？從君於惡而不能止，故并罪之也。
惜音慘鏖 音莫鄒音

及公子瑕

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何也？元咺立以為君，故衛侯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剽同者，是瑕能拒咺，辭其位而不立也。不與陳佗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為國人之所惡也。故經以公子冠瑕而稱及，見瑕無罪，事起元咺，以咺之故延及於瑕，而衛侯忌克專殺濫刑之

惡著矣

衛侯成鄭歸于衛

衛侯出奔于楚，則不名。見執于晉，則不名。今既歸國，復有其土地矣，何以反名之乎？不名者，責晉文公之以小怨妨大德，名之者，罪衛侯鄭之以伎害戕本支。古者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不以為異。况於戚屬，豈有疑間猜忌之心哉？末世隆怨，薄恩趨利，棄義有國家者，恐公族之軋已至，網羅誅殺無以比其本根而社稷傾覆如六朝者眾矣。衛侯始歸而殺叔武，再歸而及公子瑕，是菑蟲之不若，而春秋之所惡也。故再書

其名爲後世戒此義苟行則六朝之君或亦少省矣

藹音壘

晉人文秦人穆圍鄭左傳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

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繼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越國謂秦越晉亡鄭以爲邊鄙陪益也行李使人也

朝濟河夕城焦瑕拒秦音釋佚音逸繼音墜舍音捨共音恭說音悅

按左氏傳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而經書晉

人秦人者貶之也於秦晉何貶乎初晉公子重耳出

亡過鄭而鄭文公亦不禮焉爲是興師而圍鄭孟子

曰有人於此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

仁無禮與不忠歟仁且有禮而忠矣其橫逆猶是也

此亦妄人耳矣而君子蓋終不之校也故行有不得

者皆反求諸已而已矣今鄭伯之於晉公子特不能

厚將迎贈送之禮而未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

爲列國者不亦難乎故晉侯秦伯貶稱人者晉文以

私忿勤民動衆圍人之國秦伯惟利爲向背從燭之武之言不以義舉也而二國結纍連兵暴骨原野自此始矣

介人侵蕭

冬天王

襄

使宰周公來聘

左傳冬王使周公來聘饗有昌歆白黑形鹽辭曰國君

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昌歆菖蒲菹也白黑白熬稻黑熬黍形鹽鹽形象獸五味菖歆也嘉谷謂白黑二者象其文獻表也音釋歆音讚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左傳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其書皆曰遂公子遂如周及晉與祭公自魯逆王后

如京師如晉

皆所謂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往滕而及齊宋盟則專繼事者也是非得失則存乎其事矣冢宰上兼三公其職任爲至重而來聘于魯天王之禮意莫厚焉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夷周室於列國此大不恭之罪履霜堅冰之漸春秋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則何以無貶乎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

壬三十有一年

春取濟西田

左傳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

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音釋共音恭洮音陶

喜

春秋集傳卷三

三

常

公羊曰取之曹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于諸侯。不繫國者吾故田也。復吾故田而謂之取何也。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

公子遂如晉。左傳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上郊。

記禮者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魯諸侯何以有郊。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故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韉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以人臣而用天子之禮。

可乎。是成王過賜而魯公伯禽受之非也。揚子曰天子之制諸侯庸節節莫差於僭僭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諸侯而祀天其僭極矣。聖人於春秋欲削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為後世戒。悉書之乎則歲事之常有不勝書者是故因禮之變而書于策或以卜。襄七年三卜襄十一年四卜成十年五卜或以時。成十年襄七年或以望。宣三年成七年或以牲。襄七年成十七年九月或以牛。宣三年成十七年九月於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而謂言偃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

子之事守也言祀宋夏商之後受命于周作賓王家
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其得行郊祀而配以其祖非列
國諸侯之比也是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
莫敢易其常古易則亂名犯分人道之大經拂矣故
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
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乎
夫庶人之不得祭五祀大夫之不得祭社稷諸侯之
不得祭天地非欲故為等衰蓋不易之定理也知其
理之不可易則安於分守無欲僭之心矣為天下國
家乎何有

不從乃免牲

古者大事決於卜故洪範稽疑獨以龜為主卜而不
從則不郊矣故免牲

猶三望

公羊傳三望者祭泰山河海曷為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於千里秩隨大小而牲幣視號有次第也如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子男衡四指曰膚崇朝終朝也言雲觸石由小而即遍雨天下惟泰山故秩祭之潤謂蒸為雨澤疏導灌漑故秩祭河海

望祭也有虞氏受終而望因於類巡守而望因於柴
皆天子之事也今魯不郊而望故特書曰猶猶者可
以已之詞其言三望何也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諸

侯非名山大川在其封內者則不祭魯得用重禮視
王室則殺故聖止於三比諸侯則隆故河海雖不在
其封而亦祭然非諸侯之所得為也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蕩伯姬來逆婦而書者以公自為之主失其班列書
也杞伯姬敵矣其來求婦曷為亦書見婦人之不可
預國事也王后之詔命不施於天下夫人之教令不
施於境中昏姻大事也杞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也
故特書于策以為婦人亂政之戒毋為子求婦猶曰

不可況於他乎此義行無呂武之禍矣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

遷于帝丘

左傳十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

予享公命祀相審武子曰不可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言祀鄫夏後當祀相

帝丘東郡濮陽顓頊之虛亦衛地也狄嘗追逐黎侯

黎侯寓于衛而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戎嘗伐凡

伯于楚丘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

見隱公七年

其後遂為

狄人所滅東徙渡河矣齊桓公攘戎狄封之而衛國

忘亡

見僖公二年

今又為狄所圍其遷于帝丘避狄難也

而中國衰微夷狄強盛衛侯不能自強於政治晉文

無郤四夷安諸夏之功莫不見矣自維於此故晉文

癸巳三十有二年今又以此為國其數于帝立幾於繼也

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衛人侵狄秋衛

人及狄盟左傳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

按左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衛人及狄盟其

不地者盟於狄也再書衛人而稱及者所以罪衛也

盟會中國諸侯之禮衰世之事已非春秋之所貴况

與戎狄豺狼即其廬帳刑牲歃血以要之哉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左傳冬晉文公卒庚辰

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

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

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

可乎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干

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

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

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

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

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謂無止處孟明百里奚之

收爾骨焉秦師遂東○無所謂無止處孟明百里奚之

子西乞術白乙丙中壽言爾此中壽墓上之木已有兩

手大垂死昏耄也音釋軼音益辟與避同

按左氏載秦伯納晉文公及殺懷公于高梁其事甚

詳而春秋不書者以為不告也徐邈曰諸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之命所以敦交好通憂虞若鄰國相望而情志否隔存亡禍福不以相關則他國之史無由得

年申秦師朝
歸宋大水

書魯政雖陵典刑猶在史策所錄不失常法其文足證仲尼修之事仍本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甲三十有三年齊晉必為不吉也魯莊公十四年

春王二月秦人穆入滑左傳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

紂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父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聞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兵車非大將御者在中故左右去胄下車復超乘上車輕謂超乘無禮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但免胄也乘四

也韋熟革也古者將獻物必有薄物先之步猶行也鄭實不知秦襲已弦高詐為君知以敗秦計遠傳車也今之驛遞乾肉曰脯糧食曰資腥肉曰醢牲生曰宰言秦戌自取麋鹿以為行資令敝邑得閑暇音釋秣音末間同○齊侯昭使國歸父來聘左傳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

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夏四月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辛巳晉人襄及姜戎敗秦穆于殽左傳晉原軫曰秦違

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經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

善 春秋集傳卷三十三

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讐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纍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秦施謂秦納文公若伐之是以文公死而背惠也遽亦傳車也文嬴秦女文公之夫人襄公之嫡母力謂力戰也暫一時言語間也處父解馬驪以君命贈孟明欲使還拜謝執之也替廢也

按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殺而經書晉人敗秦于殽是皆仲尼親筆其詞何以異乎書序專取穆公悔過自誓之言止於勸善其詞恕春秋備書秦晉無道用兵之失兼於懲惡其法嚴此所以異也晉襄親將絀不稱君者俯逼葬期忘親背惠墨衰經

而即戎其惡甚矣視秦猶狄其罪云何客人之館而謀其主因人之信已而逞其詐利人之危而襲其國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叛盟失信以貪勤民而棄其師狄道也夫杞子先軫之謀偷見一時之利傲倖其成自以為功者也二君皆過聽焉而貪其利是使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君臣父子去仁義懷利以相與利之所在則從之矣何有於君父故一失則夷狄再失則禽獸而大倫滅矣春秋人晉子而狄秦所以立人道存天理也

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左傳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左傳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

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而外秦世以立人故亦天賦也

按左氏公伐邾取訾婁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襄

仲復伐之此皆不勝忿欲報怨貪得恃強陵弱不義

之兵也直書其事而罪自見矣或曰取須句訾婁有

為為之也伐邾至于再三念母勤矣夫念母者必當

止乎禮義平王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詩人刺

之夫子錄焉僖公以成風之有功於已也越禮以尊

其身八年禘于大廟用致為夫人違義以報其怨殘民動衆取人

之邑曾是以為可乎

晉人襄敗狄于箕左傳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

逞志于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盭之敬

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

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

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詩曰采芣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

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復與之冀亦未

有軍行○逞志于君謂不顧而唾盭野饋也冀芮曾欲殺文公缺芮之子也先且居先軫之子胥臣即臼季先

茅亦晉已絕大夫音○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

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左傳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

左氏曰即安也周制王宮六寢路寢一小寢五君日

出而眠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眠大夫退然後適小
寢釋服是路寢治事之所也而小寢燕息之地也公
羊以西宮爲小寢魯子以諸侯有三宮則列國之制
蓋降於王其以路寢爲正則一爾君終不於路寢則
非正矣曾子曰吾得正而斃又何求哉古人貴於得
正乃如此凡此直書而義自見矣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爲記之也
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
道草木猶干犯之而况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

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
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哀公欲去三桓張
公室問社於宰我宰我對以使民戰栗蓋勸之斷也
仲尼則曰成事不說既往不咎其自與哀公言乃以
爲可殺何也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賢者
必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矣其論隕霜不殺草則李
梅冬實蓋除惡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

晉人

襄

陳人

共

鄭人

穆

伐許

左傳

晉陳鄭伐許

討其貳於楚也

其以凶服則不可入宗廟其以吉服則斬焉在衰經之中不可既成而又易之也如之何而可子張問於孔子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則告廟臨羣臣固有攝行之禮矣按周書稱太甲元年伊尹祠于先王則攝而告廟之證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春則攝而臨羣臣之證也其曰祇見厥祖者言伊尹以奉嗣王之事祇見太甲之祖也至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免喪從吉之證也然顧命康誥記成王之崩其君臣皆冕服何也當是時成王方崩

就殯猶未成服故用麻冕黼裳入受顧命已受命誥諸侯而後釋冕反喪服者於是成服而宅憂也或以為康王釋服離次而即吉則誤矣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襄使叔服來會葬左傳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

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穀即文伯難即惠叔食養生收送死也

凡崩薨卒葬人道始終之大變也不以得禮為常事而不書其或失禮而害於王法之甚者聖人則有削而不存以示義者矣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襄使毛伯來錫公命

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虛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

愾則有錫鞞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者也禮

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鞞冕圭璧然後

歸是已車馬衮黼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者也詩所

天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

之玄衮及黼是已彤弓茲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

者也詩所謂彤弓昭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既

之鍾鼓既設一朝享之是已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畢

非初見繼朝而獻功也何為來錫命乎故穀梁子曰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正也

晉侯襄伐衛左傳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

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

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

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先且居

居先軫子以衛不朝已伐之今不朝周是效其過○叔

孫得臣如京師左傳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叔孫得

衛人成伐晉左傳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

越國○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左傳大夫專會諸侯之始

公孫敖○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左傳初

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曰君之齒

休音

春秋集傳卷一百

三

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芋而勿敬也從之江芋怒曰呼殺夫宜君主之欲殺汝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為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職商臣庶弟江芋成王妹嫁於江者呼發嘆聲役夫賤者之稱熊掌難熟請食之翼外救也室財物僕妾也環尹掌宮衛之官音煩音蹯

書世子弑君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至於弑逆此天理大變人情所深駭春秋詳書其事欲以起問者察所由示懲誠也唐世子弘受左氏春秋至此廢書嘆曰經籍聖人垂訓何書此耶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以善惡為勸戒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

非惟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願受他書瑜請讀禮世子從之嗚呼聖人大訓不明於後世皆腐儒學經不知其義者之罪耳夫亂臣賊子雖陷穽在前斧鉞加於頸而不避顧謂身後惡足以係其邪志而懲於為惡豈不謬哉持此曉人可謂茅塞其心意矣若語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聖人書此者使天下後世察於人倫知所以為君臣父子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誅死之罪也則世子弘而聞此必將慄然畏懼知春秋之不可不學

矣學於春秋必明臣子之義不至於奏請佛旨而見
 醜矣傳者察也經者斷也考於傳之所載可以見其
 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
 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而以
 潘崇為之師侍膳問安世子職也而多置宮甲降而
 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乃欲黜兄而立其弟謀及婦
 人宜其敗也而使江芊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
 以不孝處其子也其及宜矣楚顧僭王憑陵中國戰
 勝諸侯毒被天下楚顧以莊二十三年篡立即位四
 十六年召陵之前伐鄭侵鄭者四
 召陵之後圍許敗徐滅弦黃齊桓既沒益肆憑陵執
 襄公伐宋而獻捷于魯戰泓而宋襄遂殞其身既而

伐齊成穀合諸侯圍宋天下之禍憐矣然昧於君臣父子之道禍發蕭

牆而不之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揜哉君不君則臣不

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春秋書世子弑其君者推本所

由而著其首惡為萬世之大戒也然則商臣無貶矣

曰弑父與君之賊其惡猶待於貶而後著乎雙音竦
 辛音米

公孫敖如齊左傳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
 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

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
 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丙二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襄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左傳殺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
 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

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悼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為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無賜之師戰於殺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曠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其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隊道類善也言大風之行壞眾物所在成蹊徑猶貪人敗善類也聽順欲之言

則答誦諫言則如醉故不用善人音審善不書公音審大反使善人至諄亂也音釋曠音審

戰而言及者主乎是戰者也夫敵加於已不得已而

起者謂之應兵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按

左氏秦孟明帥師伐晉報殺之役此所謂忿兵疑罪

之在秦也而以晉侯主之何哉處已息爭之道遠怨

之方也然則敵加於已縱其侵暴將不得應乎曰敵

加於已而已有罪焉引咎責躬服其罪則可矣已則

無罪而不義見加諭之以辭命猶不得免焉亦告于

天子方伯可也若遽然與師而與戰是謂以桀攻桀

何愈乎故以晉侯為主者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

王者之事也

丁丑作僖公主

左傳書不時也

作主者造木主也既葬而反虞虞主用桑期年而練祭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以書僖公薨至是十有五月然後作主慢而不敬甚矣夫慢而不敬積惡之原也以爲無傷而不去至於惡積而不可揜所以謹之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左傳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

盟公以耻之

及處父盟者公也其不地於晉也諱不書公者抑大

夫之仇不使與公爲敵正君臣之分也適晉不書反國不致爲公諱耻存臣子之禮也凡此類筆削魯史之舊文衆矣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

成陳侯共

鄭伯

穆

晉士穀盟于

垂隴

左傳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

以說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不曰至于秋七月不雨者蓋後言不雨則是冀雨之辭非文公之意也夫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止即八月嘗雨矣然而不書八月雨

冬晉人襄宋人成陳人鄭人伐秦左傳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

按左氏四國伐秦報彭衙之役則皆國卿也其貶而稱人者晉人再勝秦師在常情亦可以已矣而復興此役結怨勤民是全不務德專欲力爭而報復之無已也以致濟河焚舟之師故特貶而稱人

公子遂如齊納幣左傳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也孝禮之始也好舅甥脩婚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

婚姻常事不書其書納幣者喪未終而圖婚也夫娶在三年之外矣則何譏乎春秋論事莫重乎志志敬

而節具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與之知樂志衰而居約與之知喪非虛加之也重志之謂也此皆使人私欲不行閑邪復禮之意

丁酉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

沈潰左傳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

按左氏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民逃其上也五國皆稱人將非命卿也沈在汝南平輿縣北未嘗與中夏國會盟而南服於楚師入其境而民人逃散雖非義舉比於報復私怨之兵則有間矣故其辭無褒貶凡

齊人休肅 受曹休肅

沾

此類欲示後世用師者知權而本之以正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左傳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

王子虎不書爵譏之也天子內臣無外交或曰禮稱

情而為之節文者也叔服新使乎我則宜有恩禮矣

仲尼脫驂於舊館雖卒叔服可也夫脫驂於舊館惡

夫涕之無從而為之者非理之經也天子內臣無外

交而以新使乎我致恩禮焉是以私情害公義失輕

重之權矣

秦人伐晉左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

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

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繁于沼于汜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子桑即公孫枝舉孟明者封埋藏也周備也不以一惡棄其善壹無二心也

按左氏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封殺尸而還其稱人何

也聖人作易以懲忿窒慾為損卦之象其辭曰損德

之修也春秋諸侯之知德者鮮矣穆公初聽杞子之

請違蹇叔之言其名為貪兵是慾而不能窒也及敗

於殺歸作秦誓庶幾能改將窒其慾矣復起彭衙之

師報殺函之役其名為憤兵是忿而不能懲也今又

濟河取郊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晉人畏秦而不出

穆公逞其忿而後悔。自是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矣。是故於此疑而稱人備責之也。

秋楚人穆圍江。左傳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雨蝻于宋。○冬公

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此書公如晉之始。左傳晉人懼其無禮於

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享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左傳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

救江。明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以者不以者也。救江善矣。其書以何。楚嘗伐鄭矣。齊

桓公遠結江黃。合九國之師於召陵。然後伐鄭之謀

罷。又嘗圍宋矣。晉文公許復曹衛。會四國之師於城

濮。然後圍宋之役解。今江國小而弱。非能與宋鄭比。

楚人圍之。必不待徹四境屯戍守禦之衆。與宿衛盡

行也。當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主夏盟。宜合諸

侯。聲罪致討。命秦甲出武關。齊以東兵畧陳蔡而南

處父等兵方城之外。楚必震恐。而江圍自解矣。計不

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強國。豈能濟乎。故書伐楚以

救江。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此春秋

紀用兵之法也。

戊戌

四年

宗

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左傳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

甲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亂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逆皆稱女以未成婦而女者在父母家之所稱也往

逆而稱婦入國不書至何哉此春秋誅意之效也禫

制未終思念娶事是不志哀而居約矣方逆也而臣

成爲婦未至也而如在國中原其意而誅之也不稱

夫人姜氏者亦與有貶焉婦人不專行何以與有貶

父母與有罪也文公不知敬其伉儷違禮而行使國

亂子弑齊人不能鑒微知著冒禮而往使其女不允

於魯皆失於不正其始之過也夫婦之際人倫之首

禮不可不謹也故交貶之以爲後鑒禫音坦

狄侵齊狄自箕之敗至是始復侵齊 ○秋楚人滅江左傳楚人滅江秦伯爲之

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收不獲惟

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晉侯襄伐秦左傳圍邠新城以報王官之役○魯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

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

詔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

晉人三敗秦師僖三十三敗殺文二年春戰彭衙冬伐秦取汪及彭衙 見報乃

常情耳而穆公濟河焚舟則貶而稱人秦取王官及

四折 捷雷

郊未至結怨如晉師之甚也襄公又報之於常情過矣而得稱爵何也聖人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所以異乎襄公忘親背惠大敗秦師敗狄伐許怒魯侯之不朝也而以無禮施之是專尚威力先事加人莫知省德而後動也今又報秦不足罪矣穆公初敗於殺悔過自誓增修德政宜若過而知悔悔而能改又有濟河之役則非誓言之意所以備責之也然晉襄見伐而報猶無譏焉秦穆至是見伐而不報善可知矣不譏晉侯所以深善秦伯春秋大改過嘉釋怨王者之事也故仲尼定書列秦誓於百篇之末

商人休晉 俞甲

以見悔過能改而不責人雖聖賢誥命不越此矣

衛侯成使甯俞來聘左傳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

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正政令也詩湛湛露斯匪陽不晞言天子當日諸侯當露露見日而乾猶諸侯稟天子命而行也愾怒也覺明也報報功也宴宴樂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左傳冬成風薨

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而稱夫人自是嫡妾亂矣

語曰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

小君蓋敵體之稱也若夫妻媵則非敵矣其生亦以

春秋集傳卷十四 三 章

夫人之名稱號之其沒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非所以正其分也以妾媵為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為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越禮至是不亦悖乎夫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於成風記其卒葬各以實書不為異辭者謹禮之所由變也

己巳五年

春王正月王襄使榮叔歸含且賵

珠玉曰含車馬曰賵歸含且賵者厚禮妾母也不稱

天王者弗克若天也春秋繫王於天以定其名號者所履則天位也所治則天職也所勅而悖之者則天之所叙也所自而庸之者則天之所秩也所賞所刑者則天之所命而天之所討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尤謹者今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含賵焉而成之為夫人則王法廢人倫亂矣是謂弗克若天而悖其道非小失耳故特不稱天以謹之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仲子雖聘非惠公之嫡也春秋之初尚以為疑故別為立宮而羽數特異此雖非禮之正然不祔于姑猶

有辯焉至是成風書葬乃有二夫人祔廟而亂倫易紀無復辯矣故禮之失自成風始也

王襄使召伯來會葬左傳召昭公來會葬

王臣下聘桓公冢宰書名示貶桓四年書宰渠伯糾而大夫再

聘則無譏焉桓五年仍叔八年家父書字不書名或以為從同同也或

以為同則書重也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既不

稱天矣及使召伯來會葬又與貶焉何也歸含且賵

施於妾母已稠疊矣又使卿來會葬恩數有加焉是

將祔之於廟也而致禮於成風盡矣聘一也會賵而

又葬則其事益隆亂人倫廢王法甚矣再不稱天者

聖人於此尤謹其戒而不敢畧也

夏公孫敖如晉穆秦人入都左傳初都叛楚即秦又

釋都音若○秋楚人滅六左傳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

變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

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臯陶字廷堅忽速也音釋蓼

了音○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僖公也在位三十三年

庚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左傳臧文仲以陳衛

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秋季孫行父如晉左傳秋季文子將聘

以行其人曰將馬用之文子曰備預不虞○八月乙亥

晉侯驩卒左傳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

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

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行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嬖淫也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僻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社祁以君故讓個姑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耶○公子雍文公子襄公庶弟時仕秦母杜祁公子樂文公子母懷嬴嬴即懷嬴二君謂懷公文公也震威也偏信亦文公夫人生襄公為世子故祁讓居已上季隈文公居秋○冬時所娶故祁亦讓季隈而已次之賈季即狐射姑

十月公子遂如晉

御共葬事文襄之制

葬晉襄公

左傳襄仲如晉葬晉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左傳賈季怨陽子之易其

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十一月丙寅晉殺續鞫伯

賈季奔狄宣子使史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史駢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公羊傳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悅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悅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先是晉蒐於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於董易中軍以盾為帥射姑佐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簡伯即鞫居

公羊子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易曰

不出戶庭無咎何謂也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人

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云

下則稱氏在眾也

稱國今殺處父也

所以為後世戒也

人失當則其國必

晉國之太傅邪若

有司失其職在位者

至於顛危而不救則

也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云

下則稱氏在眾也

稱國今殺處父也

所以為後世戒也

人失當則其國必

晉國之太傅邪若

有司失其職在位者

至於顛危而不救則

持祿容身不忠之行以誤朝迷國者必此侵官之說

夫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左傳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

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音釋告音牾

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不告朔則曷為不言朔也因月

之虧盈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言

月占天時則以星授民事則以節候寒暑之至則以

氣百官修其政於朝庶民服其事於野則主乎是焉

耳矣閏不可廢乎曰迎日推策則有其數轉璣觀衡

則有其象歸竒於劫以象閏數也斗指兩辰之間象

也象數者天理也非人所能為也故以定時成歲者
唐典也以詔王居門終月者周制也班告朔於邦國
不巳之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
愛其禮

辛丑七年

春公伐邾

左傳間晉難也

○三月甲戌取須句

左傳實文公遂子焉非禮也

城郕

因伐邾師以城郕備邾難吾魯邑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其弟禦殺世子

而自立國人殺禦而立其少子杵臼是為昭公

○宋人殺其大夫

左傳夏宋成公卒於是公子鱗為司徒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鱗雖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

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况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服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卯昭公即位而葬○以武公名司空廢爲司城卯昭公弟音釋卯音昂

書宋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衆人擅殺之也大夫

不名義繫於殺大夫而其名不足紀也

戊子晉人

靈及秦人康

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左傳秦康公送

公子雍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偁乃

肯先茂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
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茂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
戎戒津為右及董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實也不受
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
軍之善謀也遂寇如追逃軍之善攻也訓卒利兵秣馬
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冷狐至于剗首已丑先
茂奔秦士會從之先茂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
子猶在而外求君此於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
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察吾嘗同察敢不盡心
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
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察故也穆嬴晉襄夫人
太子即靈公畏備畏國人以大義備也音釋剗音枯大
按左氏襄公卒太子幼晉人欲立長君趙孟使先茂
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以師納之襄夫人日抱太子
以啼于朝曰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實此諸大
夫畏逼乃肯先茂立靈公趙盾將中軍以禦秦潛師

夜起敗秦師于冷狐先茂奔秦程氏以為晉不謝秦
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
是晉人為志乎是戰者也故書及其貶之如此者使
後世臣子慎於廢立之際不可忽也治亂存亡繫國
君之廢立事莫重於此矣而可以有誤乎弈者舉棋
不定不勝其耦况置君而可以不定乎

狄侵我西鄙左傳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
因賈季問酈舒且讓之酈舒問於賈季曰

趙衰趙盾執賢對曰趙衰冬
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左傳齊侯宋公衛侯
陳侯鄭伯許男曹伯

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
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

諸侯會晉趙盾盟于扈為晉侯立也趙盾內專廢置其君外強諸侯為此盟其不名者見大夫之強也諸侯不序見公之不及於會也文公怠惰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隱其不及罪公之不能自強於政治魯自是日益衰矣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左傳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婦聲已生

惠叔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仲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為仲逆及鄆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從之○襄仲即公子遂莊公之子敖從兄弟叔仲惠伯即叔仲彭生叔牙孫成之平二子也蓋為之和解舍之不娶

也反之以所取莒女及還於莒

壬八年

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世子王臣嗣位左傳

秋襄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左傳晉人

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

春秋記約而志詳其書公子遂盟趙盾及雒戎何詞之贅乎曰聖人謹華夷之辯所以明族類別內外也

雒邑天地之中而戎醜居之亂華甚矣再稱公子各日其會正其名與地以深別之者示中國夷狄終不

可雜也。自東漢已來，乃與戎雜處而不辨。晉至於神州陸沈，陸沈，加陸地而沉於水。唐亦世有戎狄之亂。許翰以為謀國者不知學春秋之過信矣。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左傳：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

從已氏焉。

按左氏公孫敖奔莒，從已氏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寡欲者，養心之要欲而不行，可以為難矣。然欲生於色而縱於淫，色出於性，目之所視，有同美焉，不可掩也。淫出於氣，不持其志，則倣僻趨蹶，無不為矣。敖如京師，其書不至而復者，言敖無入使于周之意，惟已

氏之欲從也。夫以志狗氣，肆行淫欲而不能為之帥，至於棄其家國出奔而不顧，此天下之大戒也。春秋謹書其事於敖，與何誅使後人為鑒，必持其志，修窒慾之方也。

螽○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左傳：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

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甲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宋襄夫人周襄王女，兄昭公嫡祖母，卿違從大夫之位，魯賢其效節，故以本官逆之，且為請于宋復其位。

初，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以為不可。遂舍司馬以讓公子甲，則甲固昭公之黨，欲專宋政。而昭公固欲

以其弟印自衛也夫司馬掌兵之官不選衆舉賢以
素有威望爲國人所畏服者使居其任乃欲寵其私
昵鮮有不亡者矣公子印蕩意諸皆以官舉者見主
兵者不能其官至於見殺守土者不能其官至於出
奔而其君不免失身見弑之禍宜矣

宋人嫁其大夫同歸宋同姓來奔

歸書其事公姓與公姓對人與公姓其志皆室

春秋集傳卷十四

春秋集傳卷十四

春秋集傳卷十五

文公下

癸卯九年

春毛伯來求金

左傳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

毛伯天子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即位

矣何以言未君古者諒陰三年百官總已以聽於冢

宰夫百官總已以聽則是冢宰獨專國政之時託於

夫王命以號令天下夫豈不可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

矣非特謹天下之通喪所以示後世大臣當國秉政

不可擅權之法戒也跋扈之臣假仗主威脅制中外

凡有所行動以詔書從事蓋未有以春秋此義折之

耳非特斷天下之政矣故以之於外也大國國乘

夫人姜氏出如齊○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

王左傳莊叔如○晉人殺其大夫先都左傳夷之蒐晉

周葬襄王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

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董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

梁益耳蒯得作亂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

人殺先都梁益耳○先都為下軍佐先克先且居子登

登為上軍從之謂以狐射姑趙盾為中軍將佐奪

田謂克為中軍佐禦秦于董陰以軍事奪其田

三月夫人姜氏出至自齊

夫人與君敵體同主宗廟之事出必告行反必告至

則書于策然適他國者或曰享或曰會或曰如衆矣

未有致之者則其行非禮以不致見其罪也出姜如

齊以寧父母於禮得行矣其致者非特以告廟書耳

夫人初歸豈其不告為文公越禮故削而不書示誅

意之法矣今此書至者又以見小君之重也夫承祭

祀以為宗廟主一國之母儀而可以搖動乎出姜至

是蓋不安於魯故至而特書以示防微杜漸之意其

為世慮深矣

晉人靈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穀音忽左傳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

殺先都士穀國也其稱人以殺者國亂無政衆人擅

得穀蒯

春秋集傳卷之五

殺之稱也。何以知其非討賊之詞？書殺其大夫，則知之矣。三大夫皆強家也，求專晉不得，挾私怨以作亂，而使賊殺其中軍佐，則固有罪矣。曷為不去其官？當是時，晉靈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歸，則此三人者，獨無可議。從末減乎，而皆殺之，是大夫專生殺而政不自人主出也。故不稱國討，不去其官，而箕鄭父書及，示後世司賞罰者，必本忠恕，無有黨偏之意，其義精矣。而不書示精

楚人穆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左傳

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因公子擊公子尤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

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夏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於晉也

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夜陳懼乃及楚平音釋尤音靡

按左氏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則是貪得無故憑陵諸

夏之兵也故楚子親將貶而稱人晉宋衛則趙盾華

孔皆國卿也何以貶而稱人救而不及楚師欲以懲

不恪也晉主夏盟不在諸侯以啓戎心誰之過乎故

書救而稱人以罪趙盾之不能折衝消患為夷狄之

所窺也

夏狄侵齊

受者合司

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

冬楚子穆使椒來聘左傳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

先君神弗福也○奉使必告廟來言辭稱先君以相接故為傲其先君

楚僭稱王春秋之始獨以號舉夷狄之也中間來聘

改而書人漸進之矣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

使遂與諸侯比者是以中國之禮待之也所謂謹華

夷之辨內諸夏而外四夷義安在乎曰吳楚聖賢之

後吳大王長子大伯之後武王封之楚顛頊高陽見

周之弱王靈不及僭擬名號此乃夏而變於夷者也

聖人重絕之夫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嚴於立

刑政蔡 仿作邢 辨中 華 元也

法故僭號稱王則深加貶黜比之夷狄以正君臣之
義恕以宅心故內雖不使與中國同外亦不使與夷
狄等思善悔過向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慎用刑
重絕人之意也噫春秋之所以為春秋非聖人莫能
修之者乎

秦人康來歸僖公成風之祿祿音

秦人歸祿而曰僖公成風者非兼祿也亦猶平王來

賵仲子而謂之惠公仲子爾仲子惠公之妾也然則

風氏亦莊公之妾曷不書曰來歸莊公成風之祿乎

曰寵愛仲子以妾為妻者惠公也故書惠公仲子所

文 春秋集傳卷十五 四 明

以正後世之為人夫者當明夫道不可亂嫡妾之分
以卑其身尊崇風氏立為夫人者僖公也故書僖公
成風所以正後世之為人子者當明子道不可行僭
亂之禮以賤其父聖人垂誠之義明矣
葬曹共公

甲辰十年

春王三月辛卯滅孫辰卒

哀伯之孫文仲也其子許嗣為大夫是為宣叔

夏秦

康伐晉

左傳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

說者謂秦伐晉以戎狄書蓋闕文者據左氏少梁北
徵之師兩國相攻無他得失言之也然晉取少梁事

不經見固未可據秦以狄書者程氏以謂晉舍適嗣
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矣秦不顧義理是非惟
以報復為事則夷狄之道也以此狄秦義固然矣或
者猶有深許晉人悔過能改終不遂非之意故重貶
秦伯以見乎

楚穆殺其大夫宜申

左傳初楚范巫商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

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母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
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沿漢沂江將入郢王
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
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為工尹又與子家謀弑穆王
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楚敗城濮子西將
死王使止之司敗即司寇宜申即子西仲歸即子家音
釋喬音聿母音無縣音懸

按左氏宜申與仲歸謀弒穆王而誅則是討弒君之賊也曷為稱國以殺又書其官而不曰楚人殺宜申乎曰穆王者即楚世子商臣也而春秋之義微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左傳頃王立故也○冬狄侵宋○楚子穆蔡

侯蒞次于厥貉貉音麥左傳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

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右

孟鄭伯為左孟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載旆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徇

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疆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

非辟疆也敢愛死以亂官乎厥貉之會麋子逃歸○華御事華元父孟諸宋之數名孟田獵陳名期思楚邑復

遂其邑君也扶捷也子舟即無畏音釋扶音尺

楚滅江六事見四年平陳與鄭事見九年於是乎為伐宋之

舉次于厥貉凡伐而次者其次為善次而伐者其次

為貶齊師次陘修文告以威敵善之也故上書伐楚

以著其美楚次厥貉藏禍心以憑夏貶之也故下書

伐麋以著其罪當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獨書蔡侯

何哉鄭失三大夫侯救而不及陳獲公子棫而懼宋

方有狄難蓋有不得已者非所欲也蔡無四境之虞

則是得已不已志在從夷狄矣故削三國書蔡侯見

其棄諸夏之惡也麋音群

乙十有一年

春楚子穆伐麋

楚始書君將左傳春楚子伐麋成大心敗麋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麋至于錫穴

麋小國近楚

○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

此大夫特相會之始左傳

叔仲惠伯會晉卻缺于承筐謀諸侯之從於楚者

秋曹伯來朝

左傳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公子遂如宋

左傳襄仲聘于

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

孫得臣敗狄于鹹

左傳鄭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孫房甥

為右富父終甥駟乘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播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于駒之門以

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形班御皇父克石公于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

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前賞形班使食其征謂之形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

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鄭瞞

由是遂亡○莊叔即得臣一車止三人今四人故曰駟乘宣伯得臣子謂名宣伯曰僑如以旌其功也皇父字

名克石音釋鄭音搜瞞音漫形音而

左氏稱此長狄也而劉敞以為非夫春秋正名之書

其稱狄也或曰狄或曰白狄或曰赤狄其稱戎也或

曰戎或曰山戎或曰姜戎或曰陸渾之戎不別其種

類書之于策後亦無所考矣

丙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邾伯來奔

左傳邾伯卒邾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邾邾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

禮也音釋

○杞伯來朝

左傳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

部音圭

春秋左傳卷之五

七

章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左傳二月叔姬卒不言祀也書叔姬言非女也

夏楚人穆圍巢左傳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為令尹群舒叛楚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

巢。巢吳楚間小國

秋滕子來朝左傳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秦伯康使術來聘左傳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靈秦人康戰于河曲左傳秦為令狐之役

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史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

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而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

之不及反怒曰裏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愬也

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日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側室支子也肆謂暫往激其戰也交綏司馬法逐奔不遠從綏不及兵為人敗而退為奔兵不為人敗而自退為綏謂兩軍有備不戰但交綏而退

愬缺也

秦伯親將晉上卿趙盾禦之其稱人何為令狐之役

春秋左傳卷十五

故也。秦納不正，遂非積忿。晉不謝秦，潛師禦之。是以暴兵連禍，至此極也。凡戰皆以主人及客者，處已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其不書晉及何也？前年秦師來伐晉，不言戰者，晉已服矣。故狄秦而免晉，今又為此役，則秦曲甚矣。故不以晉為主，惟動大衆從秦師，不奉詞令以止之也。故貶而稱人，此輕重之權衡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音運，鄆莒魯所爭者。帥師而城，畏莒故也。

丁未，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貜蓀卒。

左傳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可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自正月不雨，至于秋。

七月○世室屋壞。

世室，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書世室屋壞，譏久不修也。何以知久乎？自正月不雨，則無壞道也。不雨凡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凡此皆志文公怠慢不謹，事宗廟以致魯國衰削之由，垂戒切矣。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狄侵衛。○十有二月己丑。

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左傳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

會公于棐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

戊申十有四年歲也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入不測也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左傳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

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左傳子叔姬

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貨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驟

也數

六月公會宋公昭陳侯靈衛侯成鄭伯穆許男曹伯

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左傳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

同盟于新城同外楚也其曰同者志諸侯同欲非強

之也而宋公陳侯鄭伯在焉則知楚次厥貉三國雖

從誠有弗獲已者削而不書蓋恕之也蔡不與盟果

有背華即夷之實矣夷考晉楚行事未有以大相遠

也而春秋予奪如此者荆楚僭王若與同好陵蔑中

華是將代宗周為共主君臣之義滅矣可不謹乎上強

聲與音預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音佩左傳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

亂死

墨 新城

字者惡氣所生闇亂不明之貌也入于北斗者斗有
環域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先代之後齊晉天子方
伯中國紀綱彗者所以除舊布新也禎祥妖孽隨其
所感先事而著後三年宋弒昭公又二年齊弒懿公
又二年晉弒靈公此三君者皆違道失德而死于亂
符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左傳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

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獲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
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

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獲且長管子曰非吾力不
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善之而
書曰弗克納也在易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
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其趙
盾之謂矣聖人以改過為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
非則有怙終之刑怙謂有恃終謂再犯過而能悔不貳過以遠
罪則有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見私欲不行可以為
難矣然則何以稱人大夫而置諸侯非也聞義能徙

故為之諱內以諱為貶外以諱為善

菑音資獲音脚且音咀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左傳穆伯之從已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

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
盡室以復適首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
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
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文伯穆伯長子
名穀使無朝謂襄仲以已氏故怨穆伯使歸魯不出朝
也聽命穆伯聽襄仲之命也穆伯急於復國故聽之不
出朝故曰復而不出
難即惠叔文伯弟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左傳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

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商人桓公妾密姬之子即懿公元桓公少衛姬之子即惠公商人兄與昭公孝公皆兄弟也蓄憾蓄不得為君之恨也夫已氏夫語詞已氏猶言某甲

州吁弒君則以國氏商人獨稱公子何也以國氏者累及乎上稱公子者誅止其身夫州吁寵愛有匹嫡

奪正之漸莊公養成其惡而莫之禁至於弒逆則有以致之矣故曰以國氏者累及乎上按左氏魯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商人心知其孤危寡特可以取而代也於是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然則商人弒逆出於其身之所為而非昭公有以致之也故曰稱公子者誅止其身舍未踰年而成之為君者穀梁子曰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

宋子哀來奔

左傳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

宋昭公無道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子哀貴之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

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宋子哀有焉昔微
子去紂列于三仁之首子哀不立於危亂之邦而春
秋書字謂能貴愛其身以存道也若偷生避禍而去
國出奔亦何取之有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弒舍固忌魯矣魯使單伯如

齊齊人意欲辱魯故執單伯并子叔姬而誣之以罪

不稱行人公羊所謂以已執之者也

齊人執子叔姬左傳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

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子叔姬者齊君舍之母也弒其君執其母皆商人所

為而以爲齊人執之何也商人弒君之罪已顯而齊

人黨賊之惡未彰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是以財

誘齊國之人而濟其惡也齊人懷商人之私惠忘君

父之大倫弒其君而不能討執其母而莫之救則是

舉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也假有人焉正色而立於

朝誰敢致難其君與執其母而不之顧乎故聖人書

曰齊人執子叔姬所以窮逆賊之黨與而治之也其

討罪之旨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配十有五年

文 春秋集傳卷十五 三

春季孫行父如晉左傳春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左傳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

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為為敏言不敢辱魯君宴但請上大

夫與已宴也故曰亞旅

司馬主兵之官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稱華孫者自督弒殤

公諸侯受賂失賊不討使秉宋政及其後世繼掌兵

權春秋之所禁者故傳載其承命亞旅之詞而經書

曰宋司馬華孫來盟其曰華孫猶季孫叔孫仲孫臧

孫之類不書名者義不繫於名也不稱使以是專行

為無君矣孟子曰所謂故國非謂其有喬木有世臣

書教戶
會作甲
多伯

之謂也春秋此義其欲後世以賢者之類功臣之胃
為世臣然後委之以政乎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左傳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實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

卜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為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葬視共仲○公孫敖為孟氏飾棺表為

尊者喪實諸魯境示無歸也

公孫敖慶父之後行又醜矣出奔他國其卒與喪歸

皆書于策者許翰以謂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

也故魯人從其請國史記其事仲尼因而不革者以

教著教也易曰有子考無咎周公命蔡仲曰爾尚蓋

前人之愆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傳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

鼓于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單伯至自齊

左傳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

單伯天子之命大夫也故逆王姬會伐宋使于齊皆

書其字致而不名與意如媯異者無所書而不尊王

命謹臣禮也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左傳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卻缺以上軍下軍伐蔡

日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

父如晉

左傳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左傳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

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齊難是以公不

盟于扈者晉侯宋公衛蔡陳鄭曹許八國之君也何

以不序畧之也春秋於夷狄君臣同詞而不分爵號

說者以為畧之也八國曷為畧之等於夷狄乎齊人

弑君不能致討受賂而退奚以賢於狄矣不曰晉人

會諸侯盟于扈而曰諸侯盟者分惡於諸侯也陳恒

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弑君之賊

夫人之所得討也而况諸侯乎况於鄰國乎畧諸侯

而不序以其欲討齊罪而復不能也况於鄰壤初不

與盟會者乎魯君之罪亦可知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左傳王故也

不言齊子叔姬來歸而曰齊人來歸子叔姬者見子

叔姬無罪齊人自絕而歸之爾春秋深罪齊人以商

人為君而不知其惡故其執其歸與弑其君商人皆

稱齊人深責之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左傳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

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之道也已

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

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庚戌十有六年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左傳春王正月及齊平公

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問疾廖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左傳疾也

天子班朔于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出視朝政文

公四不視朔公羊子以為有疾也不言疾自是公無

疾不視朔也此見聖人所書之意若後復視朔者必

於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文公厭政備

見於經閏不告朔不視無雨不閏會同不與廟壞不

修作主不時事神治民之怠也則其心放而不知求

久矣。主不知其所以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鄆音西，左傳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

故盟于鄆丘。○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僖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左傳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先君數謂自伯禽至。

僖公十七君毀泉臺以蛇妖也。公于下以言其也，不言其自是也。

先祖為之非矣。莊公築臺于郎。然臺之存毀，非安危治亂之

所繫也。雖勿居可也，而必毀之，是暴揚其失，有輕先

祖之心。此履霜之漸，弑父與君之萌。春秋之所謹也。

故書

楚人莊秦人康巴人滅庸。左傳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

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帥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蔣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瀝，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于揚窻。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儵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駒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具自伋，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百濮夷也。建寧郡南有濮夷，無君長，總統各以邑落自聚，故稱百濮。蔣賈即伯羸孫叔敖父，振廩謂自廬邑社伐庸，發倉廩上下同食。戢黎廬大夫楊窻戢黎官屬，復大師謂復還次句瀝之。大師師叔即潘甌楚大夫裨儵魚庸三邑也。羣蠻本屬庸，見楚師衆，故叛庸與楚盟。音釋：阪音反，瀝音世，裨音

卑儵音紬。

章

楚大饑戎與麋濮交伐之而庸人幸其弱帥群蠻以
叛楚此取滅之道也楚人謀徙於阪高為賈曰不可
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亦見其謀國之善矣故
列書三國而楚不稱師滅楚之罪詞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左傳宋公子鮑禮於國

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
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
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
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為右師公孫
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鱗矐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公
子朝為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為
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
庇子牙之貳也姑紆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
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
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

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
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
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
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文公即位使母弟須
為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為司馬。鮑即文公昭公庶
弟成公子珍異非常也數密也自桓以下桓襄成族也
襄夫人即王姬乃鮑適祖母華元華御事子督孫蕩意
諸公孫壽之子及及於禍也紆緩也甸郊甸之師也音
釋矐 音貫

此襄夫人使甸殺之也而書宋人者昭公無道國人
之所欲弑也君無道而弑之可乎諸侯殺其大夫雖
當於罪若不歸司寇猶有專殺之嫌以為不臣矣况
於北面歸戴奉之以為君也故曰人臣無將將而必
誅昭公無道聖人以弑君之罪歸宋人者以明三綱

人道之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然則有土之君可
以肆於民上而無誅乎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臣
子國人其何居死於其職而明於去就從違之義斯
可矣蕩意諸亦死職春秋削之不得班於孔父仇牧
荀息何也三子閑其君而見殺春秋之所取也意諸
知國人將弒其君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將見殺而不
能正坐待其及而死之所謂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
而莫之知也奚得與死於其職者比乎聖人所以獨
取高哀之去而書字以褒之也

辛亥十有七年

春晉人靈衛人成陳人靈鄭人穆伐宋左傳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

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獨立文公而還

列國之卿其君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宋有弒君之
亂欲行天討而伐宋乃其職也復不能討而成其亂
是不足為國卿失其職矣故皆貶而稱人大夫帥師
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其稱人賤之也陳恒弒簡公孔
子請討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懿伐我西鄙○六

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左傳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左傳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

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藏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二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木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儵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婿池為質焉鄭太子夷石楚為質于晉○子家鄭大夫即公子歸生執訊通訊問之官使持書與趙盾既畏首又畏尾則一身不畏者不多莊子獻

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並生心厲謂鳴之惡欲聞也鋌疾走貌賦兵也言將發兵拒晉儵晉鄭界地名音釋

休床 合戶

宋昭公雖為無道人臣將而必誅春秋正宋人為弑君之罪所以明人道之大倫也故大夫無沐浴之請則貶而稱人諸侯無討賊之功則畧而不序不然是廢君臣之義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左傳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言將伐魯而食其麥偷苟且也

文

壬十有八年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左傳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

之十日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薨○尚庶幾也期師期也不聞謂不聞其非疾之事言先死也 ○秦伯瑩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左傳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弗

勝及即位乃掘而別之而使歆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駮乘夏五月公遊於申池二人浴於池歆以朴扶職職怒歆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別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時歆父已死掘尸斷其足朴御馬箠也扶擊也舍爵飲酒訖乃去言齊人惡懿公二人無所畏也音釋歆音觸

按左氏齊懿公即位邴歆之父而使歆僕納閭職

之妻而使職駮乘二人者實弒懿公然則於法宜書曰盜而特變其詞以為齊人何也亂臣賊子之動於惡必有利其所為而與之者人人不利其所為而莫之與則孤危獨立無以濟其惡篡弒之謀熄矣惟利其所為而與之者眾是以能濟其惡天下胥為禽獸而莫之遏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而貸於公有司是以財誘齊國之人也齊人貪公子一六時之私施不顧君臣萬世之大倫弒其國君則靦面以為之臣而不能討執其君母則拱手以聽其所為而不能救故於懿公見殺特不書盜反以弒君之罪

歸諸齊人以誅亂賊之黨弭篡弒之漸所謂拔本塞源懲禍亂之所由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左傳秋葬仲莊叔如齊惠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左傳秋葬仲莊叔如齊惠公

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叔仲即惠伯仲襄仲也太子惡乃齊甥齊許廢惡者以宣非適子得國必感已也

使舉上客將稱元帥此春秋立文之常體也其有變

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子赤夫人之子

今卒于弒不著其實是為國諱惡無以傳信於將來

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

新樂 金水音 于安

于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於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弒立其君之罪著矣

冬十月子卒左傳冬十月子卒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

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視太子惡母弟

諸侯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

事也踰年稱君緣民臣之心也子卒何以不日遇弒

不忍言也既葬而不名不名而遇弒者不日以見其

弒子赤是也踰年而稱君稱君而遇弒者不地以見

其弒閔公是也何以知其賊乎上書大夫並使下書

蔡丘 久即位

春秋左傳卷之五 三十一

子卒夫人歸則知罪之在公子遂矣孫于邾出奔莒則知罪之在夫人與慶父矣繼世之恩終事之重情文之節隱惡之禮記事之信誅亂臣討賊子之義備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左傳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

謂之歸謂之歸

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其非見絕於先君書

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於孫于邾者而魯國臣子殺

適立庶敬羸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母其罪不書而

並見矣

季孫行父如齊告宣公

莒弒其君庶其左傳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

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

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

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

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

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

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

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

赦在九刑不忌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

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

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屢乎

